

传奇纪实文学

MINGREN ANSHA AN

名人暗杀案

东方明

枪手、刺客、亡命之徒一旦与政治
阴谋勾结就会上演许多惊心动魄



东方明

QIWENXILIE
奇闻系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奇纪实

名人暗杀案

东方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东方明
奇闻系列

特别声明:未经著作权人书面许可,任何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本作品之行为均为侵权。

东方明奇闻系列

名人暗杀案

东方明 著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字数:197,000 印数:1-8,000

ISBN7-5404-2610-1

I·1884 定价:15.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目 录

何应钦昆明遇刺..... 1

死囚遇赦甘当杀手，幕僚献计不认六亲。
马帮贩子无故遭逐，喇叭寨中杀机四伏。
何应钦借宿三圣寺，张云飞大战地头蛇。
结拜兄弟情薄如纸，土匪歹徒各有所获。
莽刺客错杀火腿商，何应钦中弹回马枪。

华北第一案 17

军统头目发密杀令，王牌杀手赴北平城。
大特务争功不出力，名刺客密谋寻内线。
钱能通神透露消息，绝处逢生布置谋杀。
小日本充当替死鬼，大汉奸畏罪死牢狱。

华北巨奸狗咬狗 32

王揖唐倚老欲出山，汪精卫密谋送刺客。
察内情刺客显神通，护主子保镖好功夫。
薛阿根再用暗杀计，王克敏偶识假医生。

齐总督查明谋杀情，王巨奸寻找亡命徒。
踢破天失风束手擒，狗咬狗二奸闹不休。

李公朴、闻一多血案 57

假游客聚会圆通寺，王处长传达密杀令。
夜雨小路暗伏杀机，革命文人丧命毒弹。
悼挚友诗人多义愤，骂特务教授作演讲。
文豪惨死千古奇案，凶犯伏法表面文章。

刘湘殒命之谜 72

委员长要唱空城计，总司令不当替死鬼。
戴雨农奉命设毒计，冯玉祥暗中通情报。
军统布网四通八达，亡徒炸机一举得逞。
假病人原是真凶手，施暴力怒打二工役。
大头目再施火烧计，小猢猻技穷失大洋。
韩司令成为刀下鬼，刘司令受惊命归天。

庐山刺蒋 97

诛元凶王亚樵立誓，上庐山余游刃为首。
节外生枝狗吃火腿，急中生智另谋武器。
冒失鬼粗心盗空枪，勇豪杰舍命取弹药。
卫队长封山令戒严，不速客虎穴杀警犬。
一颗哑弹功亏一篑，刺蒋大计竟成泡影！

马占山遇险记 116

神武将军庐山讨令，蒋委员长委以虚衔。

迷方阵踏进鬼门关，妙龄女传言新圈套。
洋刺客盘山再行刺，马占山悬崖又遇险。
洋妞儿权作美人计，看门人甘当冤大头。
马将军抗日不玩物，奸刺客炸弹难爆响。
日本特工策划新计，韩国浪人肩担大纲。
王义士识大义举报，于将军设圈套诛凶。

梅溪山庄的凶影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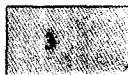
陆军上将大开杀戒，暗杀大王小施牛刀。
张厅长夜访献妙计，陈主席拥兵先下手。
佳厨师技艺惊张府，美食家嘴馋入圈套。
张公馆摆宴请吃客，勇刺客献困藏杀机。
三枪齐射上将无恙，一弹击中厅长殒命。

闽中第一案 165

李济深反对独裁党，蒋介石欲杀蔡廷锴。
懂乡音潜伏施毒计，扮护士残忍杀无辜。
两个烟头顿生疑窦，几句谎言套出真相。
青石板暗藏炸药包，毒刺客无功返南京。

谋杀，发生在异域 182

浪荡游子受命谋杀，抗日名将危在旦夕。
老参农贪财送炸药，秘书长心细识机关。
放炸弹长腿魔捣鬼，上屋顶假瓦匠露馅。
出新招老鹰充刺客，入监狱凶手终计穷。



拔巨款讨好孙大帅，杀汪伪选中傅市长。
军统特使软硬兼施，特别市长将计就计。
恨日寇朱升叛主子，开酒店戴笠觅内应。
义仆除奸青史一笔，汉奸毙命罪有应得。

吴佩孚遇刺记 214

冯玉祥布告信阳城，吴佩孚隐避鸡公山。
五刺客密谋土地庙，一狂徒初探高公馆。
漆盘藏枪单身赴宴，高府严规露出破绽。
肖督军左右皆为难，吴大帅前后都是敌。
奸相术娇太太闯祸，勇狼犬狠杀手失风。

杨永泰被刺之谜 234

杨永泰献图媚日寇，副官长乔装赴汉口。
风流客纵情恋歌妓，独脚鼠暗施调包计。
青楼女原有旧相识，于捕头访出王九亭。
聂队长盯住可疑客，鲁局长亲审老贼手。
节外生枝又起波澜，目不识丁侥幸无事。
杨主席丧生密件案，刘主席突患精神病。

“狗肉将军”殒命记 250

张宗昌戏言惹杀机，韩复榘动心除盟兄。
参谋长话说韩大帅，祝巫婆情劝张将军。
报父仇郑公子效命，设圈套韩主席煽火。
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张韩试枪各见神威。



张学良用计救效帅，韩复榘藏奸送厚礼

弹炸“东北王” 270

宗社党密谋白玉山，决死团盟誓牡丹楼。
飞毛腿买参露破绽，老叫花暗中察奸诈。
张大帅巧布迷魂阵，汤将军吓死两刺客。
露马脚日本人吃惊，作妥协张作霖升官。

枪口，正对着傅作义 288

傅作义奉命赴绥远，董其武布阵迎贵宾。
张督导二刺傅将军，张师长一举擒刺客。
软硬兼施三度行刺，黔驴技穷被迫上阵。
军统特务摆机关阵，中央警卫破谋杀案。

何应钦昆明遇刺

1920年11月初，贵阳市。

薄暮初上时分，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排成两列纵队，在4名鼓着腮帮子拼命吹着铜号的号兵的导引下，拥着两辆老式空囚车来到督军衙门看守所门前。

督军衙门看守所设在一座破旧不堪的土地庙里，但名声颇响，因为它是地狱的入口——关在这里的全是罪该处死的江洋大盗，他们中的每个人的名字都曾为人们所熟悉。这里每隔三天，总是傍晚时分，便有士兵拥着一二辆、三五辆空囚车前来，载走几个倒霉鬼，打发他们去阎王殿接受轮转考验。

看守所里的大盗囚犯，平素间天不怕地不怕，不畏鬼神，不惧狱卒，身陷囹圄命系一线照样笑嘻嘻乐呵呵，一天到晚不是唱戏哼曲，便是聊天吹牛，甚至还有戴着手铐照样习练武

功的。但只要外面那凄厉悠长的号音一响，他们便即刻安静下来，这时，整个看守所成了空庙堂、死坟场，钢针落地声音也清晰可闻。囚徒们一个个站起来，聚在号子木栅栏门前，伸长脖颈望着走廊腰门，等着阎罗大王的使者——看守所长的出现。

外面院子里传来铁掌钉叩击青石板的“笃笃”声，渐走渐近，腰门轻轻打开了，高高瘦瘦满脸烟容的看守所长跨过了高高的门槛。他照例反背着双手慢慢腾腾地在走廊里踱了一圈，偶尔在某个号子门口驻步，用阴险的眼光盯着里面囚犯的脸，然后突然侧身起步。这套例行的猫戏老鼠游戏玩完后，看守所退至腰门口，从军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慢慢地展开，沙哑的嗓音拖得长长地报出了两个名字：“卢照辉，张云飞！”

语音方落，走廊两头的门倏地打开，冲进数名武装士兵，打开号子，把两个点到名字的死囚拖出来，架着就走。卢照辉、张云飞两人年岁相仿，个头模样却大相径庭，卢照辉五大三粗，肤色黝黑，络腮胡子；张云飞瘦小精悍，白皮细肉，亮眼浓眉。这两名死囚，在江湖上是叫得响的角儿，卢照辉绰号“土阎王”，是血债累累的惯匪；张云飞诨名“瘦燕”，是专门飞檐走壁登堂入室掠取财宝的大盗。一个多月前，两人分别潜入贵阳，不料被警方“眼线”盯上，一天之内先后落网，囚于督军衙门看守所。

当下，卢照辉、张云飞被架到外面院子里，一棵参天大树下面已放好两个座位，摆好了断魂酒、送命肉、长休饭，两人坐下，狱卒上来开了手铐，士兵荷枪实弹四下站定，监视着他们吃下“最后一顿晚餐”。刚放下筷子，狱卒马上给戴上手铐，士兵拥押着出了门，登上囚车，长驱

何应钦昆明遇刺

而去。

根据惯例，吃过“长休饭”的死囚将被押往督军衙门，由军事法官当面宣判后，除去镣铐，五花大绑，背插犯由牌，押赴刑场处决。卢照辉平生杀人如麻，手里少说也有七八十条人命，事到如今也无所谓，面不改色气不急喘，蹲在囚车里东张西望，嘴里竟还哼几句小调；张云飞则不同，他名气虽响，却从未伤过人命，想想三十来岁就要下世，既忿又悲。脸面阴沉沉的很不好看。一路无话，两犯很快就被押到督军衙门，却未被推上大堂，就关在大堂后面的一间书房里。

张云飞去年斗胆光顾过督军衙门，乘黑夜把全衙门各处摸了个遍，知道囚犯应暂押于耳房内，见士兵把自己关进书房，心中好生奇怪，正待往下想，从外面进来两个老兵，喝声“不要乱动”，三下五除二凿下了脚镣，又除去了手铐，出门而去。跟着又进来五个人，四个护兵模样的彪形大汉，一个戴眼镜的身穿便衣的文弱书生。“眼镜”问过两人姓名，说：“不要害怕，跟我来。”

一行七人走出书房，穿过月亮形洞门，径往内院。张云飞寻思哪有去内院宣判的，心中一喜：十有八九命不该绝，督军大人大约有啥事差遣，让我俩戴罪效命，以功抵罪了。“瘦燕”脑子转得快，那“土阎王”还蒙在鼓里，只管埋头迈步。

卢照辉、张云飞被带至内院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已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体态稍胖，国字脸，一双眼睛微微凸出，看起来气度不凡。这就是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一旁站着的“眼镜”大声喝道：“督军大人在上，还不跪下！”两人这才跪下来。

刘显世做个手势：“起来吧 给他们个凳子，坐着好说话。”

卢照辉、张云飞谢恩坐下。刘显世问过两人姓名、年龄、家庭情况后，沉脸道：“本帅已看过你们的案卷，似你们这般罪行，砍十次脑壳也不嫌多！念你们都是孝子，本帅网开一面，准许你们将功折罪。”

卢照辉、张云飞如梦初醒，连忙跪下，叩头谢恩。

张云飞说：“督军大人恩重如山，要我们干什么只管吩咐，一定以命相效！”

卢照辉也粗声粗气道：“大人叫干啥咱就干啥，叫咱死马上割头！”

刘显世说：“起来吧！坐下。嗯，听着，本帅叫你们两个去干一桩事，此事不难，只要有勇气就可以了。事成之后，死罪赦除，另有赏金，留在本帅麾下效用。不过，如若乘机脱逃，嘿嘿……”

“不敢！不敢！”

“敢也无所谓。不过，我要通知你们，你们的老母，一在清镇，一在修文，我已经让当地警察局把她们看起来了，你们若抗命脱逃，本帅自有法子处置！”

卢照辉、张云飞都是孝子，听刘显世这样说，哪里还敢另有非份之想，连连摇头。刘显世这才交代任务：“让你们去干掉前省警务处长何应钦！”

“呃！”卢照辉、张云飞不约而同打了个隔顿，他们知道何应钦的妻子王文湘该叫刘显世“舅公”，眼下刘显世怎么对这个小辈亲戚起了杀心？

刘显世站起来说：“好，就这样吧。”朝“眼镜”打个手势，“具体事宜王秘书会跟你们详谈。”

舅公为什么要杀甥孙女婿？这话要从头说起。

何应钦，字敬之，1889年出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泥函乡一个地主家庭，20岁时由湖北陆军中学派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14年毕业归国后，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贵州帮助训练新军，先后担任贵州讲武学校校长、少年贵州学会会长、黔军第五旅旅长兼贵州省警务处处长。从1918年开始，贵州军政界新旧两派就产生了明争暗斗，至1920年，这种斗争升到最高峰，导致发生武装冲突。新派骨干何应钦策划并直接指挥制造了贵阳“民九惨案”，捕杀了对立派首领熊范舆、郭重光，逼走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跃居黔军参谋长宝座。何应钦原以为可以借此猎取功名富贵，不意风云突变，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被刺身亡，对立派袁祖铭回贵州篡夺了黔军指挥权，于是刘显世重返贵阳，仍任省督军兼省长。

刘显世一上任，首先想到复仇，王文华已死，何应钦成了第一号报复对象。但刘督军考虑到方方面面，对在贵州解决何应钦有所顾忌，反复思量，决定在省外下手，把何应钦秘密杀死。刘显世采纳了一个幕僚的建议，从死牢中提出两名死囚充当刺客，亡命之徒必勇，两个大盗对付一个何应钦可是三个指头抓田螺——稳拿！

那时，刘显世其实已经知道何应钦藏身何处，却故意指使侦缉队佯作不知，几次搜查面对面都让何应钦“懵”过去。何应钦暗道“侥幸”之余，对这种每日进行的搜查难免机陞不安，有一种“挨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预



感。何应钦非等闲之辈，他冷静分析局势，认为短时期内新派难以东山再起，为性命安全计，还是早早离开贵阳为好。去哪里？何应钦想先去昆明，那里可进可退。

何应钦身边还跟着两个忠心耿耿的护兵，他让他们去外面察看交通工具。那时贵阳至昆明还没公路，当然谈不上长途汽车。护兵给他联系了一支马帮贩子，让他化装成阿佤商人乘马上路，行至有公路的地方，再另外设法搭车。

何应钦对这个安排表示满意，当天即让护兵去置办佤族服装，又把马帮头请来喝酒，付了旅费，还送了一支手枪、30发子弹作为礼物。

次日，何应钦随马帮出发上路。他的两个护兵未行，这主要是经济原因。袁祖铭杀回来时，何应钦只顾逃命，来不及收拾贵重细软，随身所携钱财有限，带着护兵去昆明住临时公寓，他养不起。马队出城门时，岗哨只是象征性地问了问，没有盘查就挥手放行了，何应钦暗自得意，却不知他的“舅公”早已侦知他这个外甥的行踪，已经布置卢照辉、张云飞先行一步去黔滇交界处守候着准备下手了。

一路上，何应钦混在马帮里逢县穿县，逢府过府，虽然时遇盘查，但由于哨卡不知何应钦的容貌，他又化装成了阿佤，倒只是有惊无险。

这天，马队来到黔滇交界处的喇叭寨，这是一个小村镇，呈喇叭形竖置在交界线上，柄在贵州，口在云南，一寨由两省分治。马队进寨时，天刚擦黑，一家小旅店正好挑出“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灯笼，马帮头便让进店歇息。伙计们卸货喂马，量米煮饭，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何应钦昆明遇刺——

何应钦却和马帮头目在一个干净房间里喝茶闲聊。

刺客卢照辉、张云飞先一天已抵达喇叭寨，准备候得何应钦当晚即下手，不料马帮宿在喇叭“柄”上，这可是贵州省地界，出了事得由贵州方面处理，刘显世脸上不好看。两人便商议想个法子把何应钦连同马帮赶到喇叭“口”去，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搬出警察署长方能办成此事。张云飞能说会道，便自告奋勇去找喇叭寨贵州方面的只有6个人的警察分署黄署长交涉。卢照辉、张云飞离开贵阳前，刘显世生怕他们路上被军警刁难误了大事，便让秘书给他们办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当下，张云飞就凭这张盖有督军府大印的证件唬住了黄署长，让他通知那家小旅店把马帮那伙赶出去。黄署长本不想坏人生意，但怕日后上面查究起来丢了饭碗，只好答应。他去旅店，对老板说了一通歪理，兼压威逼恐吓。旅店老板“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被迫把已经安顿下来的马帮贩子往外打发。马帮贩子一伙不知何因，骂了一通，去喇叭“口”那家旅店宿了下来。

当天深夜，卢照辉、张云飞潜入旅店意欲下手，但找遍全店也没见何应钦的影子。原来先前一举过于蹊跷，惊动了机警过人的何应钦，他没进旅店，匆匆溜出寨子，自顾遁去。

三

何应钦离开喇叭寨后，没敢走大路，绕小道往昆明方向去，或雇马，或坐羊皮筏子，什么也雇不到时，只好步行，直到曲靖市，才敢露面，安逸地坐上长途汽车到达



昆明。

汽车在除龙坝车站停下，从车上下来三十多个乘客，何应钦走在最后，身穿灰色长衫，头戴黑色礼帽，腋下夹着一只牛皮公文包。他下车后，站在那里先不走，从容不迫地拂去身上的浮尘，借机往四下里打量，眼里忽然射出一道异光——他发现车站广场竹篱笆门口站着一个生意人打扮的大个子，手里拎着一网篮水果，一双眼睛贼溜溜地往这边打量。何应钦心里一动：此人旅客不像旅客，刚才车上没见过；接客不像接客，哪有提着水果接客的？难道喇叭寨的蹊跷果然有话头，心念即动。手上马上作出相应的反应——把手伸进皮包，握住了那支6年前从日本带回来的“南部”手枪，枪口隔着皮包对准那大汉，只要对方稍有不轨迹象，他马上勾扳机！

那大汉却不朝这里看了，转过身子，一挥手召来一辆人力车，讨价还价一番，上车而去。何应钦看在眼里，松了一口气，大步走出广场大门，正巧一辆人力车迎面而来，车夫点头哈腰招徕生意，何应钦遂与之讲定付洋五毛，让去市内三圣寺。

三圣寺是一座小庙，何应钦有位朋友的舅父在庙里做都院，何应钦为安全计，想先去那里盘桓几天观察一下风头再说。人力车把何应钦拉到那里，他拔步进门，让一个小沙弥带去见都院。何应钦报了个假名，说是高僧贵甥的朋友，来昆明找活计，想在寺内暂住几天。都院一听自是应允，寺内客房正巧空着，便让小沙弥去收拾一下，让何应钦住下。

少倾，何应钦进客房坐下，小沙弥奉上一杯清茶，他掏出钱让去外面买些点心来，风卷残云一扫光，洗洗脚上

何应钦昆明遇刺

床便睡，头刚沾着枕头就睡熟了。何应钦如果知道先前被自己放弃的是准确判断的话，即便他几个晚上没合眼，这会儿也是睡不安逸的。他在车站广场门口碰到的那个彪形大汉正是杀手卢照辉，之所以没有跟踪，是因为何应钦已被张云飞——人力车夫沾上了。

却说卢照辉、张云飞在喇叭寨扑空之后，着实惊慌了一阵，后来还是张云飞脑子活络，仔细思量下来，认定何应钦还是要往昆明去，主张干脆径赴昆明，若何已来即下手，若何未来，则在车站等着。他们两人比何应钦先三天抵达昆明，一到就跑遍全市旅店，查下来未见何踪影，料想尚未抵滇，每天便去除龙坝车站等候，今天终于等着了。

张云飞把何应钦送到三圣寺后，先去车行还了人力车，然后和卢照辉一起回到下榻的旅馆，商议了一阵，决定当晚即去三圣寺下手。

本来这事差不多已经结束了，却不料节外生枝，差点送了卢照辉、张云飞两人的性命——

当天下午，卢照辉、张云飞睡了一觉，醒来已是5点钟，懒洋洋地上街去吃晚饭。路过十字街头，见一群人围在路旁电线杆上，不知在干什么。两人觉得好奇，便挤进人丛去看，原来是一个胖老头在设棋擂，摆出的棋谱名唤“七星聚会”，看似简单，实则暗藏杀机，听旁观者言，适才已有五名外地人败于胖老头之手，各人输了20块银洋。张云飞深谙棋道，懂得“七星聚会”的杀着，见擂主挂牌攻擂得胜者可赢大洋百元，不禁心动，寻思何不杀他一盘，捞下这百元便宜钱。

和卢照辉一咬耳朵，“土阎王”自是欢喜，撺掇他快